



宋書

四



U 8
1735
90



特
1735
90



宋書卷十四

志第四

禮一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
 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
 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
 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
 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
 漢制化流後昆由是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
 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
 之儀司馬彪集後漢眾注以為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
 同矣况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



藝文圖書
氏雷印甫甫

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
晉始則荀顛鄭沖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
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鈔魏氏以後經國誕章
以備此志云

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
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
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上德
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
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
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
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年正月正則犧牲不

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
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
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
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
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
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
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太麓受終文祖
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
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爲是邪
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
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
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

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麋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麋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厲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一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矐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

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鳳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幹博士秦靜趙怡中侯中詔季岐以爲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缺以爲不宜改青龍五年山荏縣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爲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

元箸統者既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箸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以論

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旣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疊疊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考之羣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太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禱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爲節此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羣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案服色尚黃據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

以卽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卽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卽戎也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卽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

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且受朝貢羣臣奉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修舊則元首建寅於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事五內斷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晉武帝太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胙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荅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

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有虞
遵唐故事於義為弘奏可孫盛曰仍舊非也且晉為金行服色尚
赤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及宋受禪亦如魏晉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有世而
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
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
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明帝不從乃詔曰先帝即位之元則
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宜為大和元年詔

缺七字

周之五禮其五為嘉嘉

缺二字

春秋左氏傳 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
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
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君在行未可
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許諾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假鐘磬焉禮也賈服說皆以為人君禮十二而冠也古尚書說武
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以
癸未歲反禮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
東未反成王冠弁以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
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天子諸侯近十二遠十五必
冠矣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
夏末造之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
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
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

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黜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氏以來天子諸侯頗采其議志曰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之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詞曰令月吉日又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也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晉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晉禮亦有非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以

來不復在廟然晉武惠冠太子皆卽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晉穆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

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也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勳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紉侍中脫絳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晉武帝太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

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十五冠不復加命元嘉十一年營道侯將冠詔曰營道侯義綦可克日冠外詳舊施行何頑冠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禮納徵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爲具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

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事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畧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鍊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

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
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毛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
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毛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昔迎
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旂
旗旄頭畢罕並出卽用故至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
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
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旣不
設五旗則旄頭畢罕之器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旣難準且於今而
備亦非宜府庫之儲唯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
餘兼副雜器停之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
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
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

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
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
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
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
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
則咸康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
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六禮云宜依漢舊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恒
猶識前事故王彪之多從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也其告廟六
禮版文等儀皆彪之所定也詳推有典制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
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
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

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
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
制前太尉參軍都卿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詔次問名版
文曰皇帝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
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
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
祿大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暉之曾孫
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
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
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
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
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

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
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
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
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
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大
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
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
肅奉典制次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
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
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
臣蝮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其稽首承
詔皆如初荅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

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雁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又詔今小會可停妓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婚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遺文晉氏江

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應用兩博士裴昭明議案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以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徵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

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案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參詵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爲允詔可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贊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臨軒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樂於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旄頭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

分陞端門內侍御史謁者各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陞車西中華門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之殿門南止車門宜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升殿夾御座尚書令以下應階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賓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之服升太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贊拜在位皆再拜大鴻臚稱臣一拜仰奏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手曰可行事謁者引護當使者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廂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官有其法舊時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門以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案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據雞牲供穰鬻之事磔雞宜起於魏也桃卯本漢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

所起耳宋皆省而諸郡縣此禮往往猶存上代聘享之禮雖頗見
經傳然首尾不全叔孫通傳載通所制漢元會儀綱紀粗舉施於
今又未周備也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
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
旗幕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雲朱幕張于
前庭組青帷於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
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
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
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
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
四國於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晉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今有咸寧
注是也傳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

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咸寧注先正一日守
宮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及牛
馬帷閣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
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群
司乘車與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陛部立其陛衛者如
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群臣就位定漏盡侍
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
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治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
讚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
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
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治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子金紫
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

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
太常讚皇帝延君登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
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讚者引
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
同成禮訖以贊授贊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官太樂令
跪奏雅樂以次作樂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
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三刻又出鐘鼓作
謁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御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
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尊酌壽尊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
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侍中曰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
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陞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言令尚

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
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
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御飯到陞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
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侍郎跪侍御座前群
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
奏請進儻儻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伎乃召諸郡
計吏前授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群
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隨事立位大體亦無異也宋有天下多仍
舊儀所損益可知矣

晉江左注皇太子山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
年升在三恪上

魏制蕃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晉太

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解却在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不得從本數朝禮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授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此禮遂廢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

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樽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爲虎宜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旦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朔猶常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

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世祖崩前廢帝卽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爲樂游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白石邨東其地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齋之

朝御太極殿幄坐者絳紗襪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衆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榜稟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膾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克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藟栗二頭群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江左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袞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群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烏升壇詣罍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請太

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升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舉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盤治禮曰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猶終獻太常光祿勳也北郊齋夕牲進孰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玉饌物詣壇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靈

二十人俱時下土壇壇欲半博士仰白事畢帝出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以後官有其注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頗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漢郊祀志帝郊泰時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爲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禮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義也尚書太傅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吳時郎陳融奏東郊頌吳時亦行此禮也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

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温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爲大案此詔帝復爲親朝日也此後廢
殷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褌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宜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之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烏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大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爲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晉氏又有陰室四殤治禮引陰室以次奠爵于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謁者奠爵于饌前皇

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也四時祭祀亦皆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晉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太康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今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也晉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卽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丞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責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歐殺陌使於南書寺於是詔書曰議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無不

竄邕等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爲廢宮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寬可齋無疑甯非不知有此議然不從也魏及晉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則備矣官有其注

祠大社帝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進孰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

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宗祠於國西北城亥地祠儀比泰社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

史請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天子不舉樂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又以赤絲爲繩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昔漢建安中將王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不共詣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衆人咸喜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荅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

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晉元帝天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伐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劭爲不得禮意荀文若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慎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

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難王者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而劭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旣過猶退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祀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旣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別此可謂失其義指劉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

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存其事而微幸史官推術謬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至今

耕廿之禮尚矣漢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卽大位耕於鈞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魏三祖皆親耕籍晉武帝太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有司行事詔曰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主者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無官田

隨宜便換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後其事便廢史記載多有闕止元哀二帝將修耕籍賀循等所上注及襄憲爲胡中所定儀又未詳允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一夫輟耕饑者必及倉廩旣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則人懷愁墊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道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從時脉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主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獎被斯民於是斟酌衆

條造定圖注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生穉穉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農悉如祠帝社之儀孟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袞帶佩蒼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服章車駕出眾事如郊廟之儀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卽耰禮畢魏氏雖天子耕藉其蕃鎮諸侯並闕百畝之禮晉武帝未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

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修耕藉之義然未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則東郊非古也魏則北郊依周禮也晉則西郊宜是與籍田對其方也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按韋誕后蠶頌則于時漢注已亡更考擬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多采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千畝后夫人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教道未先蠶禮尚闕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古者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脩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使侍中袁粲草

定其儀皇后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在其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取民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箸十二笄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馬女尚書箸貂蟬佩璽陪乘或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桑前一日蠶官生蠶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

大牢祠先蠶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設饗賜絹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禮

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靈臺孫休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棄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舊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史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

之者羨其譽以淳王化以隆風俗於是立學元帝爲晉王建武初
驃騎將軍王導上疏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
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格也父子
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
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
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
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
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
壬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
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浮僞之
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卽孟軻所謂未
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

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
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
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
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
成中興將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
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
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並陳以
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維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
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
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饗饗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
巒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
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

導前典與復教道使朝之子弟並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修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散騎常侍戴邈又上表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啟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寞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王有旰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戍首交并于中原何遽遽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孑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壹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荆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乎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

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
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謂宜
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太興初議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
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
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
荀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
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
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
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
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
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

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
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
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
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
相傳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
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
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指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
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
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
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
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
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

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
深惜宜爲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
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慈明於斷獄宜
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
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
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
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
明子夏造邾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旣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
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
多竒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
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
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約諸所

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
代通才未能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
以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
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
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大務而爲治所由息馬投戈猶可
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議之有司奏宜如
崧表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餘如所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
行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又上疏曰臣聞先王
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
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
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爲首
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

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斃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卷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甲冑務在武功猶尚息輦披覽投戈吟詠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典謨是詠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賒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

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幸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騫之時以馬上爲家逮于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真通才也今使三時旣務五教並脩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

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克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孝武帝太元元年尚書謝石又陳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修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疊疊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

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啟群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烈宗納其言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爲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括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

人情耻之子貢去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兼喪面墻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群臣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烈宗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清河人李遼又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群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迺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實急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

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迴覲孔廟庭宇傾頽軌式頽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灑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而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于今八稔違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三齊臣當隨反袞曰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又不見省

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復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廢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車駕親率群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今無其注然漢禮具存也

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晉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元帝詔曰吾識太子此事祠訖便請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時嘗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年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太學在水南縣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

生有司奏應須一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而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戰陳之辨鼓鐸鐃鑿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獻禽以享祔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以獮田如蒐之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獻禽以享烝蒐者蒐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爲苗除害而已獮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狩者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以慶陵廟名曰緇劉

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太宰令以獲車送陵廟於是乘輿還宮遣使以束帛賜武官肄孫吳兵法戰陳之儀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兵革未偃士民習素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親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東郊晉武帝太始四年九年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雁羽仗成帝

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塲故其地因名鬪塲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塲主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狩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箸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禦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史

諸曹令史幹督攝糺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
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
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
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
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槌一鼓爲
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
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
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
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劔履進夾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
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
正直侍中負璽倍乘不帶劔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

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
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誼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
車駕出騶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
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
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
衛鉞戟虎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
駕百官還便坐幔督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
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鉞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
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
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
角至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

護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
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
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
車克庖廚列言統曹正廚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
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箸朱服釵戟復鞞再嚴先置官
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
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
宮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
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
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
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
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正直侍

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

宋書卷十四 志第四

宋書卷十五

志第五

禮二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晉武帝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揮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喻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

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下征巡省之事人之未又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虚心以俟其勉哉曷之稱朕意焉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

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晉世巡狩廢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舉善旌賢問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覲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乙亥饗父老舊勳于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布之半繫囚見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及先大將軍并貴泥關頭敗沒餘口老疾單孤又諸戰亡家不能自存者並隨宜隱恤二十六年二月己亥上東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謁二陵丁巳會舊京故老萬餘人往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咸蒙卹賚發赦令蠲徭役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

儀注

某曹關某事云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爲牋如左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爲宜如是事諾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牋儀準於啟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所上處事諾明詳旨申勤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起尚書某曹

右符儀

某曹關太常甲乙啟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

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

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壬申啟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參議以爲所論正如法令報聽如所上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

司徒長史壬申啟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值請臺告報

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宮無令稱僕射

令曰下司徒令報聽如其所上某宜攝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爲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爲某官如故事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書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敕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內外應關牋之事一準此爲儀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若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制詔餘如常儀辭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及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糞土及稽首云某官某甲再拜辭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宮臣者稱臣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榮傳令信

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著錄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官有其注傳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侍郎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從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此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

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下駁依武皇夏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緇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其履其寫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絲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

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娛故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之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以服黃無令其後太祖常謂土令三公郎每讀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宋唯世祖世劉騶太宗世謝緯爲三公郎善於其事人主及公卿並屬目稱歎見宗室傳緯謝綜弟也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旬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

中而三女並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豐浴如今三月上旬巳如水上之類也豐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旬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洧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旬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群臣晉海西鍾山後流杯曲水

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制臨終詔曰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其當給喪事者無跣經帶無過三寸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而釋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間凡七日自是之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然則聖人之於急病必爲權制也但漢文治致升平四海寧宴廢禮開薄非也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至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事父母孝謹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典章然而

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喪稱以爲宗室儀表薛脩服母喪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喪禮見貴常存矣至漢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禮事皆姦妄天下疾之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

後漢世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
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司徒分詣郊廟社稷魏武臨終遺令
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卽殯是月丁
卯葬葬畢反告是爲不踰月也諸葛亮受劉備遺詔旣崩群臣發
喪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尉縣令長三日便除
服此則魏蜀喪制又並異於漢也孫權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
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議立制胡綜以爲宜定
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
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得減死一等自此遂絕晉宣
帝崩文景並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
典旣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冲太

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顛車騎將軍賈
克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
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
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
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旣已俯遵漢魏降
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
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
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
易期運忽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絕臣等以爲陛下宜回慮割情以
康時濟治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
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
衣錦誠危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

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乎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以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疏食慙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表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繼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壹得叙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頓過禮疏食麤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爲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其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爲梓宮所棄遂離衰絰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體廓然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乎等重奏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於後陛下

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群臣庶僚
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經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
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麻布耳然人于情思爲欲令哀喪之
物在身益近情也群臣曰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乎等
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
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權制
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若服而臣不服
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
詔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
以布巾裹凶草輦板輿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
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

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
晡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
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卽吉情所不忍也
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滄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
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翼
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
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覽省奏事益增感
剝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叙吾哀懷
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
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
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爲限以近制使達
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

遣侍臣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文明皇后闕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婦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至今徃徃以爲成比也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爲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占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爲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

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之未遠其傳玄之謂也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太子宜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逵議太子宜令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諒闇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爲斷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博士段暢承述預旨推引禮傳以成其說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隨御除服自漢文用權禮無復闕禁歷代遵用之至晉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

碁爲限宋高祖崩葬畢吏民至于宮掖悉通樂唯殿內禁

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玄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

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群臣服齊衰碁

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晉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碁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亡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三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行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

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爲輕量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齠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况以天子之尊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碁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朔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碁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

非漢魏之典

晉孝武太元元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恭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晉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閣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廡設廬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緦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朞不應復有禫宣下以爲永制詔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爲服總三月成服仍卽公除至三月竟未祥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可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

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
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太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
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外舅總麻
本在服例但衰經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襲冕尚
有總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
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
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爲兄弟既除喪以及其葬也反
服其服輕喪雖除猶畜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
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卽遠變除漸輕情
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旣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
乎案晉太始三年武帝以替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
申棘心于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還著

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
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晉武拜陵不遂
反服此時是權制旣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
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時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
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三日成服卽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
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
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
制猶爲功總除喪夫公除斃奪豈可遂以卽吉邪愚謂至尊三月
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齋衰尚書
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總制終土舉哀而已不須釋服
餘同朱膺之議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總麻
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旣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其

餘同朱膺之議重加研詳以宏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驗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卽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旣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爲櫬號曰樟宮載以龍輶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並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宮臣服齋衰三月其居宮者處寧假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旣有妃朞服詔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坐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與之又議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古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侔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葭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陳貴妃父金寶卒貴妃制服三十日滿公除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曰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蕃國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矣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兖州刺史義興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及至鎮入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荊州刺史義慶江陵亦如之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尚書刺海鹽公

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
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
士禮便宜同齋衰削杖布帶踈履舂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
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
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舂服爲允其博士庾邃之顏測殷明王
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惓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
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
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
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
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怙方稱自有
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總功之服不廢
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

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
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線緣此則前代
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脩儀服大
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
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旣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
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
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
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
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例尋蕃王
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
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訓荅旣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怙
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耻服臣聞喪紀有一禮之大經降殺攸宜

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恂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徃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詔叔敬白衣領職餘如奏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

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服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爲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成秩是成人之禮群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

承臣羊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殤父
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
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
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
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
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
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爲
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
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正禮喪遇
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替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
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明

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
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
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
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
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
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
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旣失周替之議冬
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
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
可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
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蘇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

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寔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開成人得君父名也下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傍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爲允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並同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

計違適皆反服舊 口齋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未除正會亦廢樂大安元年太子喪未除正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會輒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

宋世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宋大喪則廢樂

漢獻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終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規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

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
塹乃爲石室藏璽塹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
是皆省矣

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禮國君卽位爲禪存不忘亡也壽陵
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
之不能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
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
在尚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
也晉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
服不設明器文景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

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
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璽綬於便房神
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泰始二年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會稽市不改肆上惟
祖考清簡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內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儉
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
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
門詔曰門如何處凶門柏歷大爲煩費停之案察謨說以二瓦器
盛死者之祭繫於木表以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
是其象也禮旣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
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
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卽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
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

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亦停選挽郎漢儀五供畢則上陵歲歲以爲常魏則無定禮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魏世

晉宣帝遺詔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命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

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帙煩瀆無準非禮意也至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曰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明帝又斷群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以來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也世祖太宗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旣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

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頽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不妃主在內相見又應何議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既不

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賤表參

詳休仁議爲允詔可

泰豫元年後廢帝卽位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於本親碁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燮之議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旣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碁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碁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疎二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旣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況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絕群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碁太妃豈

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燮之議爲允
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朞服者反其
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
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
宮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
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
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
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旣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
若功高勲重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
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
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

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勲恩所特賜時或有之
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爲世
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
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爲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
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
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有非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
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
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
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
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
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承

制參議爲允詔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與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爲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彥參議以與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爲應以銑爲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太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卽纂國統于時旣無承繼虔季以次襲紹虔嗣旣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蒸嘗無闕橫取他子爲嗣爲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旣寢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旣無盡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

中丞分道與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冰借給凌室在樂游苑內置長一人保舉吏二人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史臣按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啟當陽之正

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張超與陳公箋拜黃閣將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復度門闔乃納履漢世朝臣見三公並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及漢舊儀然則並有敬也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皆執板入閣至坐蕃不尊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然後敬止在門其來久矣

宋書卷十五 志第五

終

西川忠國

宋書卷十六

志第六

西川忠國

禮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錄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粲然弘備自茲以降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為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祀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

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建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後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卽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未詳所據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旣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

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子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行氣數終祿昨運盡普天施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竊名亂制權生於東郊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曆數

在躬不得受權畏天命敢不敬從謹擇元日登壇柴燎卽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復修設中年群臣奏議宜脩郊祀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鄴鎬非必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卽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鄴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吳主糾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

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劉備章武元年卽皇帝位設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將湮正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大神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永

綏四海

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

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晉丙寅晉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舜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寔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祇順開國建侯宜禮明刑廓清梁嶠苞懷暢越函夏興仁八紘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于憲章二后用集大命于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罔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

禪告類上帝以永蒼民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各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宜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拜圜丘方澤於南北郊更修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

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勩業旣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太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勩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旣殞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

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齊之興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遂從納之議

晉恭帝元興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綬柴燎告類策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下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司民天下爲公德克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

遷播宗祀湮滅諱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麾則皇祚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穢僭僞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於撥亂濟民大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款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茲著是以群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遍群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于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祇懼若厲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酬於萬國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爲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旣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旣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旣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

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畧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旣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爲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太宗伯佐王保

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
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
事又說云君執圭瓚裸尸太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
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
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
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
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
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裸將移祭於祊繹明在
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案
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
常卽宗伯也又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
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

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
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大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
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
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旣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
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
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
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
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
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宜
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膺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議
謂膺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

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亥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巳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一年十一月巳卯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

合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郊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曰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所穀于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因

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以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變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禮用辛有凝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外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衆議不

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略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卽於京師告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耐食不關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爲允詔

可

泰始六年五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疎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爲贖明詔使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寔允懋典緣諮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修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群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晉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鈞陳北極兩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鑿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

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時日尚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間以軍國多事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奏可自今方外事簡唯此爲大親奉禋享固常典也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顧和攸宜還更剋日詔可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

氣服色之禮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脩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訾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逮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泐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濂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括各事所見

或以爲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寔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其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俎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大殿屋雕

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太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群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脩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蘇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爲義並

五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年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舊
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
延秀議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
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旣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
容有異守尚書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
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
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
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
然則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
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

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
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
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
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彊於
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
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
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
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侍罪
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
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
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
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

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算席卷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爲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畧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旣沒秦民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

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群生仰流唯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蹙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民庶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

屬茫茫禹跡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
梁父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荅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
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勒功告成邪瓘又
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
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
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
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
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
此禮至於剋定盛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
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
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此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
府矣勿復爲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

荅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
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
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
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
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
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
觀民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
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
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號謚
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內有截世宗景皇帝
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定蜀漢陛下應期

龍興混壹六合澤被群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絕塞以爲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奉大化目覩太平至公之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夏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脩前緒而跡淪言廢蔑記於竹素

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可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啟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煙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愆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

禮正樂頌作象曆明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
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
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
清昏盪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
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
茅已茂雕氣降霽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薨連
理合幹於園籩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頽羽
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抗驛絕祖之奏彪
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
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
岐於西廂麾天閭使啟闕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
奧超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表如

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絕
孝德薄勲淺鑒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承兼瑞雖符祥顯見惡乎
猶深庶仰述失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朕將試哉四年四月辛亥
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
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勲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
罔臧若其顯謚略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
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
潤鏤迹以燠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弛脩封之
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
欲英弘微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
虛奏書匪妄埋擊雨恕神淳廕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
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

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啟邁秦運景
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錄蕃河
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
景中區歇神還靈頽天重耀儲正疑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
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侍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
騰委逸奏玉郊宮裡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
夙禮綱威巡馳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
聲威饗歷代之渠沈一望內安侯 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
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施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
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摛藻一漢并角卽音栖翔禁籞袞
甲霜味翽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
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水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

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淵禁山輿竚衡雲鵲竦翼海鰈泳流江茅
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勳氣
昌物瑞雲照蒲軒龜軫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栖
竒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閱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
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擢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祇
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丘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
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莫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
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
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
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
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
客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闕九關以集靈警衛

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
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
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
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
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辯明訓誥闕四字
筮訪鄒魯草滕書堙玉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鐫璽乾
封懼弗軌屬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生神物昔王
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停此奏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
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
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太王丁夫人曰太王
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

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
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大
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
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
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
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
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
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
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
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
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
武廟祧之禮孫盛魏氏春秋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歿

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

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此漢禮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弗改陵上稱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廢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

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
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
也於建鄴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於朱爵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卽策
廟也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
宮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皓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皓先封烏
程侯卽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
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祀寶鼎元年遂於烏程分置吳興郡使太
守執事有司尋又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遂更營建號曰清廟
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以靈輿法駕迎神
主於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吏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
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日皓悲喜悉召公卿尚
書詣閣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

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又拜廟薦饗比七日三祭倡伎
晝夜娛樂有司奏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劉備章武元年四月建尊號於成都是月立宗廟祫祭高祖已下
備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爲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北地
王諶哭於昭烈之廟此則備廟別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
宣王忠武侯爲晉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武帝太始元
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
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
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
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
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

繁華遵一宮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正月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永制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廟晉又異魏也六月因廟陷當改治群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叙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

陽門內窮壯極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摯虞之議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被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帝揚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立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旣卽尊位上繼武帝於禮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登愍帝之主於是乃定更制還復豫章潁川二主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替也至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

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入伐立行廟於白石告元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汗辱海內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剿絕其命翦此群兇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

合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塼尊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上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旣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祔于宣鄭太后之廟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太廟權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何無忌奉送神主還丙子百官拜迎于石頭戊寅入廟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

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卽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七廟永初初追尊皇考處士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華恒議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二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

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豫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經旣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於是帝從嶠議悉施用之孫盛晉春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

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窟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贊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壇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

喜荅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荅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毀主憑案古議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疑矣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詔博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議太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

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從范宣之言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靈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谷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祠部郎臧壽議四府君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瘞靈矣時高祖輔晉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祀行事改制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

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荆基之主寔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旣遷乃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

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旣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中書令王珉意與胤同太常孔注議太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尚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旣毀之後則殷禘所絕矣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修之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

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於是奉行一無所改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啟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旣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旣禘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旣禘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安國又啟范泰云今旣禘遂祭於廟故四時

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群臣所啟不允卽當責失奏彈而管隄稽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

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謚丹陽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員外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遷在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禘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禘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

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躋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應卽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尚書奏從王謚議以元年十月爲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禘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議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禫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禫禫空存無縵縞之變丞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旣弗殊豈獨以心

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詳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旣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恐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禫于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禫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禫則禫遇禘則禘鄭玄云禫以孟夏禘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禫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卽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

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宋殷祭皆卽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禘祫嘗禘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啟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啟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後不作樂初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後太常江道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從太常丘夷等議撤樂道尋詳今行漢制無特祀之別旣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至於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以乘權通以設變量輕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緣恩而從戚矣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宋書卷十六 志第六 終

蘇州府志

宋書卷十六

志第六

